

界觀。因此不論是堅固的全球性網絡組織或是關心地方不公義、教育大眾意見、僅有政治性聯繫的成員，從全球的範圍來看，這些行為都是公眾生活的監督機構。

當我們檢測這些主動發起的活動時，我們不應該欺騙自己，儘管謙遜權力是目前最好的人類武器的民主基本觀念，它依然面臨理論的爭議與制度性的功能喪失。有誰能夠知道如何結束因為擴展投票權以及對自然有「發言權」而來的自大行為？現在的民主應該試著發展阻止暴力衝突並採取軟硬兼施的新機制嗎？怎麼對美國定義？世界最大的主宰權力擁有被民主化的民主，可以提供謙遜權力的民主機制嗎？事實上，近來的民主人士對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，我們也只能稍微知道怎麼問問題，而當我們問問題時，這些問題看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理解。不只是因為這是民主第一次處在長期且風暴的歷史中，也是民主再一次與無法預測、無法定義、無知與無解的情況相對抗。詩人曾說道：「怒吼吧！大步邁進！民主，用復仇的手段攻擊！」情況確實如此。但是智者使用謙遜的態度，因為他們知道謙遜是存在於「鞏固民主」、「過渡民主」、以及「失敗民主」之間的特性，有時候甚至存在於「好的民主」與「瑕疵的民主」之間，這種特性確實存在且不應該被轉變成教條式的定義。鞏固民主沒有辦法在內在溶蝕與外在風化的情況下得到神賜的祝福，我們認識的民主沒有捷徑或形而上歷史的保證，民主只是一株脆弱的植物，只能被緊緊包圍在足夠水分與營養中成長，這些營養便是制度與慣例，更需要定期施以最好且固定劑量的肥料，而它所需的肥料便是「謙遜」。